

《书中听乐》新书分享会 带领读者在文学中听见音乐



《书中听乐》



雷健为读者签名。



寻一闲时，觅一沉静之处，让自己沉溺在李斯特的《匈奴之战》、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、肖邦的《C小调练习曲》、舒曼的《狂欢节》之中……仿佛天地之间，只剩下空气中流转的音符和在乐曲中激荡的情感。但在聆听优美乐曲的同时，你想过没有，或许西方古典音乐不仅可以用耳朵来听，还可以用眼睛来看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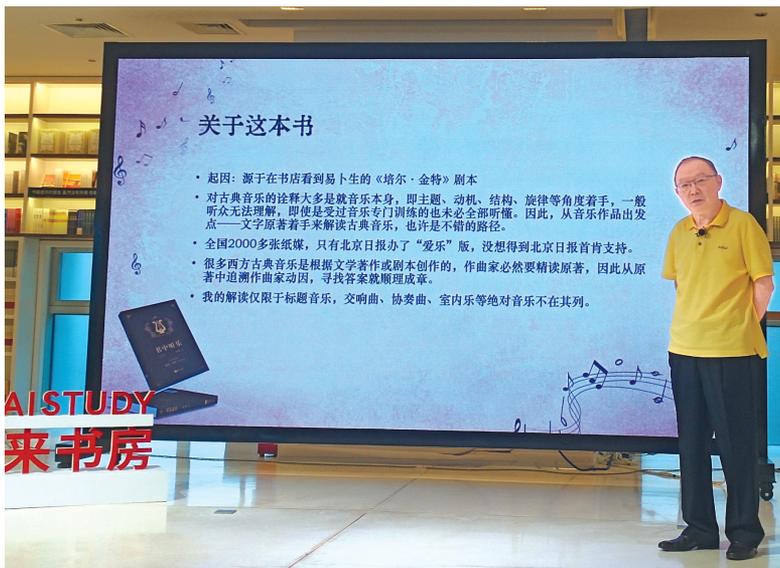
雷健新书《书中听乐》即是这样的作品。这部作品在音乐界和出版界得到广泛认可，雷健也用“以读带听”的方式，在阿来书房为读者们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分享会。如何让听众不用去分析音乐的曲式、和声等，也能更好地欣赏到古典音乐的美妙？这是《书中听乐》的写作契机。作为一名资深媒体人以及古典音乐的狂热爱好者，雷健找到了一个绝妙的切入点：从文学原著中去探寻作曲家的谱曲初衷，让听觉享受变成视觉的阅读。

原著早已为乐曲埋下伏笔

从无比激昂的《日出》，到清新宁静的《晨曲》，再到欢乐愉悦的《圆舞曲》，雷健在现场分享了7首西方经典乐曲背后的创作初衷及文学源头。当现场第一首乐曲《日出》响起时，通过雷健的解读，大多数读者这才知道，原来这段耳熟能详的音乐取自尼采的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；当雷健分享《花之圆舞曲》的创作过程时，大家才知晓轻快的《花之圆舞曲》背后竟还隐藏着柴可夫斯基的一段悲痛过往。

“实际上，作曲家们的灵感首先是被文本激发的，一旦有了灵感和创作欲，旋律自然就出来了。文字变成了音乐、变成了各种配器，因此阅读可以加深对乐曲的理解。”在雷健看来，如果不去了解作曲家的初衷和灵感来源，乐曲听再多遍也是一头雾水。

“就拿《卡门·间奏曲》来说，如果不去读它的同名原著《卡门》，你就很难理解为什么这段乐曲要写得像牧歌一样悠长，犹如情人的对话。其实，小说《卡门》的作者梅里美在书中已为此埋下伏笔——此时的男女主角正在山间骑马，幻想着美好的未



雷健为读者作精彩分享。

来，所以这段才会如此浪漫。”

从文学原著去理解古典乐这一方法，不是雷健最开始就领悟到的。“开始时我也不得其要，国内的乐评人又老是喜欢说乐理这种很专业的东西，而我起初就是喜欢它们的旋律。”直到2019年夏的一天，雷健饭后散步至一家书店，偶然间翻得易卜生的诗剧《培尔·金特》。碰巧的是，前几天他才听过挪威作曲家格里格为这部诗剧所作的同名曲。于是雷健灵光乍现，自己何不以各类文学、传记等为源，写一些音乐手记？

就这样，一篇篇手记和小稿，在不知不觉间凝成了一本书的厚度。业界和不少读者都认为，雷健找到了一个绝妙的“切入点”。“如果一上来就分析乐理、和声、结构这些专业词汇，普罗大众是不会去听的，我再这样写就没有意思了。”雷健将复杂且难以理解的听觉艺术，转变成了大家都能读明白的文字，在某种意义上也算实现了艺术的普惠。

音乐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

雷健是一名深耕报业几十年的资深媒体人，他对古典音乐的痴迷起源于懵懂少年时期。如今的他，早已听过无数的现场演奏，耳机里也有上千首古典乐，可他仍然能记得初听贝多芬交响乐曲时的震撼。“那时基本

每天都在听，反复听了可能不下百次。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，我觉得古典乐是很有味道的。”在侯军为《书中听乐》所作的序言中写道：只要提起古典乐，雷健的脸就会“笑得灿烂”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雷健与古典音乐之间的羁绊越来越深，甚至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。“人的一生一定要去听音乐，没有音乐，人生就是个错误。离开它，我就总觉得缺了点什么。”不仅如此，在雷健看来，音乐还具有抚慰人心的作用。“我伤心难过、生气愤怒的时候，都会听这些音乐，完全看心情来安排。”

《书中听乐》是雷健的第三本书，用他的话来说是“写给自己的”。“我的前两本书，《网络新闻》是写给学术界的，《论语别识》是写给自己大学所学的专业。”随着稿件逐一刊登和面世，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爱上了雷健的文字，《书中听乐》变成了不仅为自己而写，也为大众而写的一本书。

但当问到是否还会继续写第二部《书中听乐》时，这位资深媒体人和乐迷笑着摇了摇头。“以后有兴趣再写几篇，但也只是作为补录。我写文章要不了多长时间，但前期案头工作非常多，要看很多本传记，甚至连作曲家的通讯录都要看。出于精力的考虑，不打算再写，实在太累了。”

封面新闻记者 徐馥杨 实习生 王卓

《万物归一》： 文笔精妙 如天问版“瓦尔登湖”

万物有灵且美，还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？《听客溪的朝圣》作者、普利策奖获得者、诗人、博物学者安妮·迪拉德试图在《万物归一》一书中回答这个问题。

大自然和生命是不变的主题

《听客溪的朝圣》是安妮用整整一年的时间，独自考察美国弗吉尼亚州蓝山听客溪后写成的。作者的这段经历，就如梭罗在瓦尔登湖。作家本人称，这是一次“朝圣之旅”。

在听客溪，作家观察和体验人间万象，从中发现天地运转的奥秘，并以诗化的语言给予呈现。该书最大的特点，是抛弃了高高在上的观察者角度，作者与大自然融为一体，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体验。该书一出版，就被誉为“最有影响力的当代自然文学的范本”，“代表了最优良的写作”的自然文学经典，评论界更认为《听客溪的朝圣》“比《瓦尔登湖》更具胆魄”，当年29岁的作者因此获得了普利策文学奖。

如同《听客溪的朝圣》描述的一样，大自然的壮美与无比纷繁的生命细节，是安妮·迪拉德写作历程中不变的主题。近日，她的另一部力作《万物归一》中文版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。这本自然与心灵的对话之书，可谓是天问版的《瓦尔登湖》，文笔之精妙，读之即沉浸在优雅与哲思中。

“大地铺展开的颜色引导着目光投向远山，远山处是绵延无尽的大农场。黄色牧场上，数十亿计的茎秆和叶片一整天泛着金光……”这是安妮·迪拉德从窗口看出去的景象。1975年，安妮独自来到美国西海岸，在普吉特湾的一座岛上居住、沉思、写作。一幢简单的木屋、一扇偌大的窗户、一只猫、一只蜘蛛和一个人，构成了全书宁静而内蕴丰富的底色。

语言壮丽犹如优美散文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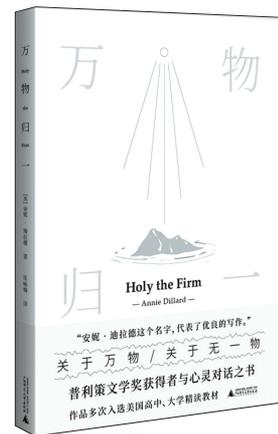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天，安妮决心将接下来3天发生的任何事情记录下来，遂开始了一场写作实验。

第二天，岛上的飞机坠毁了。她写一只被烛火吞噬的飞蛾，写飞机失事后烧伤了脸的7岁女孩，写冰冷的海滩上的一次洗礼。她不断地追问自己，关于时间，关于真实，关于奉献，关于死亡，以及来自命运的意志。

《万物归一》犹如一首优美的散文诗，安妮在山水之间寻求抚慰，在自然的壮美和命运的无常中逐渐意识到——真实的痛苦是另一种前行的力量，人生“必须披荆斩棘，全力以赴”。

媒体如此评论道：“《万物归一》是一本异常丰富、美丽而有力的书……自然的暴力有时令人难以承受，语言却是非凡壮丽的。大自然被如此清晰、勉力地注视着，以致让人热泪盈眶……这是一本稀有而珍贵的书”。

1968年，安妮·迪拉德以关于梭罗《瓦尔登湖》的论文毕业于弗吉尼亚霍林斯大学，奠定了一生的写作方向。1971年，在经历了一场几乎致命的肺炎后，她在弗吉尼亚州的听客溪生活了一年，深入体验生命。这一经历成就了《听客溪的朝圣》一书，在美国文坛激起巨大回响，其影响力至今不衰。她的作品曾入选美国高中、大学精读教材。安妮·迪拉德这个名字，也成为了最优良写作的代名词。



《万物归一》

封面新闻记者 王卉 出版社供图